西塘集耆舊續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塘集耆舊續聞

陳鵠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耆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竝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掇拾頗多。閒或於條下夾注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昱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苕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南陽　陳鵠　錄正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蜘蟵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由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喪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册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眞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暘云。）

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爲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一作迄）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荊公之詩爲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

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ㄣ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概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眞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歎（一作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一作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眞所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稾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

北窻正臥羲皇。又與秦師垣啓。雞鳴函谷。孟嘗繇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在當時已爲前輩所推重如此。蘇訓直云。○案蘇訓直名叔陸渭南集有墓誌。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爲之倡。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

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揚子雲嘗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爲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爲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梶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爲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事後素。又發起予之嘆。至於刪詩。則削而去之。今碩人詩之二章。無素以爲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概論。（曾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論閒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眞實處便是眞知。纔以不知爲知。必是欺僞底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爲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人可以爲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媪攜往一作至。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

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髮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邪。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灑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皁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騈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

狎至觸墜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慽慽動簾帷繡戶朱門鎖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裛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子逸云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一作客至。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纚纚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緜。吹緜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攭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罇凸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間集一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

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謔語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穴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蠏映金壺澈灩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塵高談欄倚長嘯下視鱗鱗屋轟然何處瑞龍聲噴鞚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澈漢髣髴如懸瀑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灝氣盈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鶴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眞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與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苕溪漁隱叢話乃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繡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聲而傅幹注亦以輥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

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一作柯）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渾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十（一作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知此卽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閒平磧中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閒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呂紫微居仁去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一作得）此理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韓退之荅李翊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爲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但一作觀古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爲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爲一生受用說受用已是不是只要成自己之性而已

大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今人以爲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與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旣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旣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爲學。必須嚴定立（一作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輟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老杜歌行。併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眞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

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爲學之道甚勤。因錄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考人印證也。（案考人或古人之譌。）

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既以余言爲然。便當有力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眞要語也。

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榮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卽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一本云。故蘇後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詩。）及挽詞甚哀。

王嵎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簡贈嵎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事不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毋輕呈笏。

宣和閒。重華葆眞宮（曹王南宮也。）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闐溢。僮僕雜行。諸名士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言水北無人到。亦有槃跚勃岑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羣臣應制、皆莫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閭閻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鼎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一本此則在第三卷之首、）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下有脫文、）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聞攽文謁之、甚讙、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爲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徒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蓯、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論詩、卽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己晚得正字、貧且病、魯直荊州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歉、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幾、果卒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三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曾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羣牧使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恭公迎謂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媚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皐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一無目字之自畫爲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其羣從之道語余夢無咎盥泗一作池州稅何祥也已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者論罷令赴通州無咎不樂巖舟收稅亭下以疾不起一本有而蔡夢三字果有數乎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凌厲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國有赦又有已失青雲空老去之語後爲西京筦庫蔡元度留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薦忽謂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書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已一有而二字

許尚書光凝君謀一作謨下同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爲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荊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粲

然君謀岐公壻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爲魯直類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敍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請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內公士美當國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之也呂以使相罷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事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二絕云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鷺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會合清夢繞寒塘

林文節子中帥幷門席間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韻歸衆方操觚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和林公黎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鳩鴿帳下牙

兵困蒺藜。又送一屬官徑（一作往。）除監司。林公抑僚字。徐婦和曰。華衮自宜還舊物。繡衣先見冠同僚。監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旌旂車輅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更誦觀音菩薩數百徧。晚年亦不廢。（一本云其後老年不廢。）

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幕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間。韓氏、呂氏、人望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置輔非韓卽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又因持國以結子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政。卽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入爰立。遂用晦叔爲中丞。已而不合。雖子華極力彌縫。亦不樂。而持國晦叔。幾若世讎。然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懽。曾又薦於歐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召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日錄可考也。

介甫既一作晚。歸鍾山。有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此

蓋平生之志。非特匸壑閒也。趙伯山云。

書評、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病。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朝華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華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不爲絕賞。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趨向。然家雞野鶩。與草木俱腐者。案此條未完。一本連下爲一條。似誤。

徽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稽一作杜康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精一作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

徐兢亦餘是。皆碌碌可歎其墜一作衰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閒法書名蹟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採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眞贋紙書縑素備成卷帙皆阜鸞鵲水錦褾軸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閒一印以秦篆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眞蹟閒有一二以重賞得之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高宗御書賜賚曹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爲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國朝命妃嬪行册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凡降誥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銜官誥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歷閒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宣麻畢宋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遽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册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祁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禮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內庭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諢話天下傳爲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爲衆所媢竟不至兩地初在翰苑時兄莒公執政一日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爲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乎莒公知謫者因蒼云臣弟兄才薄非據冒榮過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畢同時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維揚子京守壽春凡貴臣出守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遂入朝辭榜子宰相呂許公於漏舍呼閤門詢之曰宋學士甚日朝辭閤門云已得班許公於是愕然曰敏哉蓋欲放謝辭截其頒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敍述兄弟久叨至庇今茲外補揚壽相去不遠盡出陶鎔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相見此語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說中山好其一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新將相刻石好文章有譖於韓魏公者魏公於是亦不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參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袞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冕被十二章之袞率百官陳萬騎跪奉幣瓚歷見祖宗古今未聞典禮不載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旨差赴編修明道參謝宗廟記所檢討校勘故宋公奏議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事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本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

君質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余謂文忠於志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聞覩。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於墓誌者。不欲開後世弱人主強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爲戒深矣。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四

閬州有三雅池。潘遠記聞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二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雅同音。則盃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過曾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遺方士取鱓魚作膾。人皆不解。鱓魚作圖音讀。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子偏旁作圖。乃悟鱓爲鰷也。然則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溫氏雜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座。餘悉禁止。仍絕採捕。此乃狨座之始也。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朵、幷南庫法過一有字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幷誌之。

曾元忠諫議云。先朝郎官兼修日歷者。銜上但稱兼著作、無郎字。

慶歷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除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元憲知維揚王荊公爲僉判代作賀啓三首內昭文一首宋公別撰塗抹殆徧前輩於禮儀語言閒謹重如此宋氏臺副尚存頃獲觀之乃具錄焉荊公啓云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昭文相公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遍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論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跧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宋公自作啓云右某啓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伏承誕膺明制兼管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昭文僕射相公業總將明地尊弼直綱繆三事敷燮九功穆鼛假以無言陟大猷於同體屢還休册專遜碩膚列讓彌高羣瞻益洽鼎屬戎亭之警載緊廟略之勤唯是本兵別歸謀幄彌綸雖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幷統機庭之重特頒聖訓參告治朝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協修一德允賴於湯臣外撫四夷更光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意謂國朝未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也

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緘啓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澳進聯閨彥某被遇有素起抃慙後且賢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恭以某官率志雅遠持論忠實惜舒卷尚曰淹晚今幸以材而掄擢必將副之必知所謂豪俊驟揚庭選佇見風節聳聞天下某成樂樊圃繫心京轂伏冀上爲宗稷精治興寢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閒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卽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爲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指此爲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閒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禹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爲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煙極蕭條但有雲門寺猶存焉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畔採蓮女何也公曰所謂採蓮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勝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爲虞世南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

雲門寺、青鞾布襪從此始。則爲唐之勝地境。一作可知矣。予因言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卽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紫霄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步纔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取暨陽界至會稽山今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指以爲在餘杭不知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爲然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號爲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爲西路招討置府於涇州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鐃鼓聒天虜衆十萬不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爲復用此公讒諸將觀此則守帥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也范文正公守饒州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淮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藉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爲歌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亦見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表未有不報行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輪對官希旨乞勿報行遂以爲例矣

許下士夫云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常對衆云今時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詼諧先

祖丞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撻。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撻下權字。丞相笑、未幾、乃落權字。

子厚爲商州推官。時子瞻爲鳳翔幕僚。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銅沙鑼於石上擲響。虎卽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異時姦計。已見於此矣。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五

古人作文。多爲伐山語。蓋取諸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閟。取是謂配天之極也。又嘗見宋宣獻青詞。用淵宗二字。取淵兮似萬物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溫氏雜誌。）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爲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巖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元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卻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未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爲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前輩曰。爲文敍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證以求奇也。唐李石、鎭荊南日。崔鉉爲從事。未幾、入爲司勳員外郎。歷翰林學士。不二歲、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尙在鎭。其賀崔相狀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

未移。已在陶鎔之下。蓋節度巡官李陟詞也。其後崔鉉自右僕射鎮淮海。楊收以前太常博士。從鉉爲支使。未幾、入爲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歷翰林學士。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烏一作之化。蓋崔澹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特爲豪健。張安道爲曹脩節度使副制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王荊公知制誥。見其稾深加歎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也。

曾元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苦無全句可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既而文成。頗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節賞之。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歎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云。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也。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當撰盧虔一作虔新州爲饒

州刺史誥高執以詣宰相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汲黯何爲坐致淮南之懼魏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蓋譚勉翁詞也其後勉翁贈官汪彥章爲之詞云雖甄濟佯瘖終逃天寶之難而龔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識者美之吳丞相元中諭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繫父老訓誨之力徽廟極稱賞之又宣和末爲徽廟罪己詔云重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識者韙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從唐堯於汾水之陽駭莫驚於思慮贊黃帝於涿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美之元中居儀眞時復職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漸知遽瑗之非此道茫然未願漆雕之仕人皆傳誦王達可自翰苑出知鎭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擲筆金鑾殿睡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爲承旨謝表乃益以兩句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守靳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復職鎭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喜照壁閒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也而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林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林樵客

蹟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蓋用此也。和勝、婺之浦江人也。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蔡薿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庚溪

温叔皮雜誌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以棄議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橐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爲鞍底樣。題其榜曰。世業楊家鞍底。或問其故。曰是他別人腳跡。當時傳以爲嗢噱。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鞍底。

楊文公常草荅契丹書。有鄰壤交驩之語。進草既入。章聖自注其側云。鼠壤糞壤。文公遽改爲鄰境。蓋當時以改制爲常。又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進封西平王。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草詔册。皆不稱旨。惟宋湜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先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逮漢壇之未遂。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仁宗朝。晏元獻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峥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章懿。然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幼之託。難爲直致。才者雖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別改。晏曰。已焚稾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抃丞旨當筆。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慶衍。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藐。嗟夫、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

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遂參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牓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誥詞。略云、靑衿就學。白首空歸。屢塵鄉版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以自勵。止期皓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鵰薦屢先於鄉版。縱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慶歷七年春旱。楊察隱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言封事。金坡遺事

自蘇子美監（一有寘字）奏邸舊例、鬻故官賸以賽神。因而宴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揶揄其事。言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興奏邸之獄。一時英俊。（一作雋）斥逐殆盡。有一網打盡之語。故梅聖俞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羹傷衆賓。蓋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爲館閣重。時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備數。乘蜀人。少時常欲贊所業於張忠定公。因門僧文鑒求見。僧先以所贊示公。公覽之殆徧。都擲於地。乘大慚而退。其繆可知矣。及在翰林。有邊帥乞朝覲。上許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詔云。當俟肅肅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兩蜀荒歉。飢民流離。況卽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云。才度巖巖之嶮。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爲笑。後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嘉祐丁酉。李翔馬都尉和文之子少師端愿作來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槩、歐陽永叔、脩、王禹玉、珪、侍讀王原

叔洙舍人韓子華絳永叔命令原叔題牓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物之盛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爲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閒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巘子山當制詞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辭不拜命壽皇宣諭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爲常但改之於未宣之前爾又有中書舍人權直崔敦詩時謝后自貴妃册后內廷文字頗多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瘵疾臨卒有子尚幼手書一紙戒其子無學屬文悉取其所爲橐焚之王右司公衮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其子文學參軍范宗翰學士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琰器盡璠璵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二事絕相類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屬文爲戒與竇禹鈞麻希夢之訓子異矣此可以續金坡遺事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荆公尤工於四六竝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一作盡中出其一編皆元所爲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爲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盍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奏捷履道代爲賀表云方叔壯猷顧自嗟於老矣皋陶賡載尚希贊於康哉蓋能發其微也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燾、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後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洶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綱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衞侯醇謹。初豈有於他腸。顏子庶幾。尙何憂於貳過。賜王綱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鵬擊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慰南飛之鵲。通候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洪澼以得封望胡敬一作敭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賀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太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故一作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萑蒲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旃戎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又表。罄襄城之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方圖後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嶺之提轡。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鎭。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逢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淸衷之本意。踦類隔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眞。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靑氈。從天而下。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後光以賄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其言。信其行。竟墮欺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羿有罪。於予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下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尤爲親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泊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泊倒屣迎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八分書七言四韻。醜與泊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泊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醜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鍋內煮山川。竝見楊公談苑。又賣墨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蹤由。家

居北斗魁星下。劍挂南窗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東坡倅錢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苕霅屢見之。其他如磨鐵鏡。舞畫鶴。設僧供於長沙。隱姓名於谷客。其異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游毗陵。繫青結巾。黃道服。皁縰草履。手持棲笠。自題曰。知命先生。自呼於市。荊門守胡公僊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卽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爲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荊門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卻請回書。客退開書。通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胡後守滁州。爲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爲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仗劍攪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又應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其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後流落寶西夏。教元昊爲邊患。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

海塵布衣能辨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爲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寇據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逵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鬻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逵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謂曰我卽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袱來預作一書幷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逵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牓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逵爲賀正使憑狐據慢朝廷以尚書張燾爲館伴使

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動之。意氣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逵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棲。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鵾雞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鴈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鴈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逵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逵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邪。卽從前葬韓靳王之孫枝。

一作狀

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棄倅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留金國。

達爲其子葉寮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既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寮今爲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達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墓尚存。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温公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姜音。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姜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眞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古今詩話。

荆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士人不敢賣蒸餅。陳輔之。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三年。作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二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舁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寺之浴堂故趾。別粧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顗偕來。館曹於廳治之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嚴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應。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

李長卿女秀蓴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眞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靑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來不時窻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營求我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一云落花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亭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忽一夕聞窻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憑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穴窻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鬟斜髾若懶妝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云對妝慵覽鏡又問蒼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

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殽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一作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窻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鎭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蹭蹬不第年逾八袠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閒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温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濱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飲當爲盡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爲狀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堉曾統云。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即發旗亭痛飲決

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儐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哉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賙之更覓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盂在側持以予之曰謾爲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鄭自此有居第庖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紳爲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眞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上卽

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龍除浙東機幕待次有相士趙養衣者謂某曰公面有憂色主服然便得見任不待終更召爲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楊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爲給舍時趙來見某令看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爲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邪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爲之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修屋無延坐處其家紿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詫之亟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密珙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爲幹官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爲卿監後劉果爲樞密但非使爾呂爲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僉判元祖省試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臨試前一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薦問省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

第果下省至免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爲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有時而差爾後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不專在術耶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術者稽顙與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爲布衣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堯諫議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爲相也

黃朝美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貲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一作者

是屠兒餔飣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騏音佶麟袍雪擺胡音鶻騰衫欄干三百六十諶音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去聲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初、一作中。杭州南新縣城。今新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眞卿。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幷一腳。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纂紹鴻圖之讖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儲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一作稜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

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鑒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

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擒賊必矣。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爲恩。此與眞宗幸澶淵。院校一作尉宋捷迎駕。上喜以爲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謂之鳳皇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即南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合懽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爲上。自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鑄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如所論諭一作諭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羣婢。即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眞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

用鹽。其來已久。卻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君謨之說固然。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眞者。已帶微綠爲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貴。而夸茶不爲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爲貴。今諸郡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一作束。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媟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

管寧泛海幾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過在此。今人有媿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起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晁氏客語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歷子。日有所爲。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贄見前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尚有唐人之風。趙叔靈、一作琳。誤。案叔靈名湘。詩名南陽集。清

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數十篇。閑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漕成都日。宋祁公鎮益都。爲序其詩。案叔靈南陽集。近有聚珍版本行世。予從宋本嚴陵集復得佚詩五首。附錄於此。新定旅館中作云。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髭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江晚望云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澀。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莫冬新定郡。樓閒望云。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立。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秋晚舟泊桐。江云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盖爲客。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鴈偶隨陽。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勻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曰。眞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內衮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關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翔鸞閣。直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西入鳳池邊。□閣凌雲爲起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影清。屋瓦生烟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酒春霖。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燦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送於郊。奏可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於閤門。公後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權德輿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爲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以手模之。相傳以謂素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蓋譏之也。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都門數日。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眞。彥猷畜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絹色晦淡。酷類唐古一作縑。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私買絹印。後人矯爲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眞贋豈易辨邪。世之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爲雅好。然亦一癖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貓臥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

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貓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者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因謫罷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爲圖幷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爾豈公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謂歐公方誇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聖俞則曰曾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爲頑璞一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何貶此石之甚邪雖然此屏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寶而不爲好事者奪豈願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不著出處皆爲僞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邪溪量既幷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邪在會稽雲門寺前特一澗水耳何得言湧邪以此知其爲明矣觀贄自敍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僞作東坡注杜詩內有遺田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被肘工部造詩要妙胷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讀其書此大疎脫處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亦何嘗有此書邪余謂筆頭湧若邪溪與胷中無國子監書可謂的對後以語容齋遂共發一笑

僞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僞注乃云張敞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敞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爲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僞亂眞。其言又皆鄙繆。近日有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注苦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事。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邪。世俗淺識輩。又引其注爲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指爲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煮豬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爲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爲眞。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逐客之作。王甫一作仲甫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裀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指翰苑之玉堂。苕溪叢話、卻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閒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蓋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爲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爲逐客。有冠卿集行於世。陸務觀云。

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輕拂黃金縷。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縷。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藥。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卽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沈鉤。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搧傳一作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羹魚繁。政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閒乎。乃知詩人好惡去取。不

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濃西春水縠紋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發育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十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清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腴一作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媿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遇豁宿歷。名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余爲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歷、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

莫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案齊東野語云。紹興乙亥歲。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案齊東野語云。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閒。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眞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嚲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竝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塤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答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浮溪賀啓。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爲譏刺。用是得謗。文肅賀除太師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爲譏己。答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

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啓云。三槐正位。人瞻袞繡之榮。雙桂聯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辰猷於虎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爲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爲。謝以爲譏己。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問術者。無從曉之爾。徐爽、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案稗海·刻青箱雜記作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災。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墮。王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徼賤耶。（青箱雜記。）

劉貢父王介（一有甫字。下文亦祇作介。）同爲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語侵放。放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放。以爲議罪太輕。遂奪主判。放謝表曰。彊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踖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盡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踖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貢父工於四六者。豈不知。蓋出於

一時之憤氣。不暇精思爾。熙寧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說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鬬雞聯句。感恩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啓曰。曹輿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嬌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記。是荊言無疑也。（案以上全是黃書後語。以當連下爲一則。以各本俱分爲二。姑仍之。）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晝記。退之亦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

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爲號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闔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爲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捭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眞宗時爲副樞。以老辭位。眞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爲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宦撫陜右河東。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羣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府。初置八廂。乃辟爲都廂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舉爲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劉彥一作尹京趨上幕府堦墀。持正獨否。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堦墀。蓋太宗眞宗爲牧時講此禮。今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而開封府尙仍舊例。未當。大理卿求對。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職。到館復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頤有

憂色蓋憂其已甚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持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敍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右西塘集耆舊續聞署曰南陽陳鵠錄正鵠宋南渡後人其行事無可考見曰錄正其字耶抑就正之義耶曰續聞似前有一書矣曰西塘集殆其別集之一耶抑西塘爲所居而是書輯錄於其地耶攷第七卷云余淳熙甲辰識曾於臨安郡庠第六卷云余乙亥歲爲滁教以其時考之則寧宗嘉定八年也是鵠爲孝廟時人而仕於寧宗朝其蹤跡略可彷彿然書中採錄諸家論說例注所引書於下傳鈔輾轉多所脫漏則此二條爲鵠自述爲錄他人之文蓋不可識別矣予家所藏凡兩本又借歸安丁小山杰吳郡吳枚菴翌鳳兩家鈔本參互讎比稍稍可讀刊梓以貽藏書家日力爲不虛費矣乾隆癸丑十月朔日歙鮑廷博識於柳塘寓舍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塘集耆舊續聞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陳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